

牡丹鸚鵡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江蘇南京，層林盡染的紫金山吸引市民前來賞景享秋意。其中一位市民帶來的牡丹鸚鵡在樹枝上擺出可愛造型，留下各種「倩影」。

中新社



喜看「金庸展」



如是我見

陳中威

秋冬假日上海灘，黃葉墜落輕飄散。午後不想與往常般於浦西一本小書伴咖啡，一人徑自搭着公車去浦東。行至迎春路，細賞兩旁風景，情隨境移，拋卻一週來工作的煩惱，立冬暢開胸懷迎春。

踏進在上海浦東新區迎春路三百號的上海圖書館東館，這裏正在舉辦「金庸展——上海站」。是次展覽是香港特區政府駐滬經貿辦，特別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，策劃舉辦的重要活動。展覽會中的三百多件重要展品全部由香港外借至申滬，重現華人世界文壇巨匠的精彩一生。這些展品內容包括關於查良鏞（金庸）先生的家庭背景、成長歷程、滬港工作遷移、創作小說、小說場景、小說影視化及服務報社到自資辦報等。徘徊於展廳中細賞一樣一樣的展品，恍如進入武林世界，書劍琴棋，鐵畫銀鈎；亦似與查大俠

同行，一生匆匆，文章傳世。

人生有太多遺憾的事情，但當年查大俠以九十多歲高齡離世，彼時江湖廟堂對其一生一片讚譽。而他留給世人的那些瑰麗文字，精彩故事，熱血俠義，至今仍為眾人津津樂道。相信這次展覽會將其影響推至更高。

想來還是香港這塊寶地，在歷史特定的時空中為大俠打開成功的大門，而其亦憑藉着努力與機遇、勤奮加智慧，從出生地浙江到上海，後又赴香港。從採訪記者到寫副刊專欄，創作連載小說。從在報社打工，到創辦《明報》。筆書劍情，定俠之大義；文興刀落，訴恩之大愛。政論文說，報紙雜誌，副刊小說，樣樣皆精，洛陽紙貴，名利兼得。寫的十五部武俠小說膾炙人口，風靡了華文世界，更被譯成外文，不斷地被拍成電視劇及電影。晚年封筆棄報，但仍孜孜不倦，活到老學到老，八十多高齡仍在英倫大學報讀歷史文學等課程。他對於政治有敏銳的觸覺，獨到的見解；他對於歷史有自己的偏愛，無盡的

探索；他對於文學有無限的創意，熱烈的追求。這些便成就了大俠完整的一生，開武俠世界之風，創俠義人生之舉，其文化遺產照亮後代，為承繼者開路指航。

此次因工作之便，來往申滬之地，趁着工餘有幸參觀「金庸展——上海站」。不禁又令自己回想起學生時代，挑燈夜讀的那些武俠小說。讀到精彩處，那些跌宕起伏的內容，高潮迭起的情節……至今回想起仍念念不忘。

人都是這樣，在面對挑戰克服困難中成長成熟。感謝大俠為我們留下這麼多珍貴的典籍與展品，文字與記憶，更重要的是那些對人生的啟迪。

儀式感



自由談

東瑞

許多日常的習慣和常態，因為疫情而改變，唯有人的好一些必須，還是讓人們堅持着。例如「儀式」，最典型的是莫如紅白二事。男女的婚禮、婚宴，大多數人還是講究的、少不了的，差別只在於規模的大小。婚宴

的宴席人數，從被規定每拾四人六人到開放後的八人、十二人不等，多多少少還是足夠構成一種儀式。再說葬禮，在形勢最嚴峻的時期，葬禮只有直系親屬處理，場地冷冷清清，但守靈、扶棺、出殯等步驟還是有的，縱然幾乎沒有其他親友出席，也有一場簡約的告別儀式。而一些重量級人物的逝世，戴着口罩去悼念、送別的粉絲或市民還是不少。

以前有外地文友看了我寫的一些文章，提及共情、儀式感這些詞兒，我還不甚明白其含義。原來她是看了我發的一些全家福的照片，配以說明孫子滿月、一百天的文字，讚賞說我們是一個重視儀式感的家庭。其實，回想起來，也不足為奇，中國是一個禮儀大邦，整個中華民族都多多少少傳承着中華文化的一些優秀習俗和禮儀。無論是內地、港澳台，即使海外華人也還是有意無意地在傳承、延續着許多富有生命力的禮儀。八九年前，我印尼的同父異母弟弟，一個大家族大小成員連一句華語都不會說了，可是他幾個兒女的結婚儀式就極具古早味，結婚儀式新娘子還戴上非常重的雕龍繪鳳裝飾的大鳳冠。洞房前那一套敬茶、喝交杯酒、拜天地、拜父母、夫妻互拜等流程全部做足。

也是多年前，兒女先後結婚，最初很不願意讓我們做父母的發請柬，在酒樓擺酒宴客，為他們舉行正式的婚禮，認為太過繁文縟節，太過老套，只是讓父母臉上有光彩……為此我們兩代人還開會討

論，最後達成共識，婚禮還是要舉行，只是淡化父母主辦的色彩，而注入了更多年輕人的部分。也許，中國人的儀式感，感受的深淺需要變易了身份才能體驗吧。現在，當兒女們成家，生兒育女後，才開始明白「天下父母

心」，是一種苦心，是一種剪不斷的、幾千年代相傳的好傳統。那些儀式，太繁瑣的固然會在時間的長河裏遲早被篩選淘汰，而好的、合理的、有意義、有價值的始終會被遵守被堅持被弘揚。於是，當孫子女誕生了，兒女會請求我們幫忙，派發紅雞蛋、豬腳薑醋蛋給一些親友；孩子滿月了，會在酒樓訂一兩圍，餐聚慶祝一番；孩子一百天了，會再搞一次簡單儀式，吃東西，拍大合照，寒暄寒暄。不論規模，不講究地點，反正有關的親朋戚友見面開心地小聚，就算舉行了一次紀念儀式。

當然，有些儀式太過繁瑣，積累成為糟粕，被時間揚棄，遭人們淘汰，也是合理。伊丹十三執導的日本電影《葬禮》就生動地描述了那些令人哭笑不得滑稽場景；台灣電影《父後七日》也有類似的諷刺和黑色幽默。畢竟死人折磨活人的禮儀不合乎生活規則，理該淘汰；慎終追遠是應該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底線上。如果那些禮儀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的進程，又為什麼不可改革呢。

關於禮儀的電影還有不少，如獲得多項大獎的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，就圍繞「死者為大」的主題，細緻地記載了一位入殮師為死者化最後的妝的故事，感人至深；黑木華主演的《日日是好日》情節清淡如清茶，也細膩溫馨描述了學茶藝的故事，從而悟出生命的真義，貌似沒說什麼，其實說了很多。兩者，都是將儀式感不動聲色地描述到極致的好戲。

落葉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近三個月來下了第二場雨。上一場是仲秋雨，這一場已是初冬雨。然後一場接一場，幾乎每天一場小雨，風聲雨聲落葉聲，日寒一日。至

立冬日，幾晴幾陰，幾番晝熱夜冷。從Stanford到West San Jose，無邊落木，飄飄灑灑，毫無蕭瑟之感。落葉鋪滿草坪行道，掛滿庭院柵欄，遠遠望去，紅紅黃黃，如織布花毯，一片錦繡。

楓香樹葉子已熟透，風雨一過，落葉蕭蕭，比雨點還要密。走過去，腳下沙沙作響。隨便一掃，一大堆彩色「垃圾」，怕是沒有比落葉更漂亮的「垃圾」了。當然也不願把落葉稱為「垃圾」、成為垃圾，庭院小徑的落葉就任其一層一層堆砌，陽光斜照，角落也隨之明艷了。

風雨之後，楓香樹的枝頭紅影透光。而另一棵依然綠意蔥蔥，間綴紅黃。憑窗而望，半扇蒼翠，半扇紅顏。

街區的色彩也更加豐盈。每個街區都有幾棵紅楓黃櫨，又高大又絢爛，抓住時機抓住眼球，一時成為block「最靚的仔」。

認知中，很多花草，需要這樣那樣百般小心呵護，其實它們並不那麼嬌嫩——在這裏，乾燥且驟冷驟熱的氣候中，露天野生，依然生機勃勃，矯健結實。一邊落葉，一邊生長。有的下邊幾層枯枝老根，上邊新葉新花不斷。天竺莖會爬高，紫茉莉會爬高，馬纓丹會爬高……可以隨環境條件，把自己扭曲成任何形狀，一點不耽誤開花。其實，成為植物寵物的花草，不都是從大自然中摘取、培植的嗎？它們在野外生長時，風雨無常，冷熱無時，都靠自己扛着，再弱小的生靈，哪個不是「野外生存小能手」呢？美麗的生命未必不凌厲。

因為小貓瑪絲連續兩天跳上灶台

偷吃東西，呵斥牠時，瑪絲當場嚇得渾身發抖，耳朵都平貼到小腦瓜上了，兩天都有點萎靡不振，又讓人於心不忍，千方百計去討好牠。瑪絲似乎並不領情，晚上十點多就跳上貓樹睡覺，氣得直罵「瑪絲記仇啊，牛哄哄的架子真大」。過了一會兒才想起：剛剛夏令時改回正常時間，而貓咪還是「夏令生物鐘」，錯怪了瑪絲！果然，第二天早起瑪絲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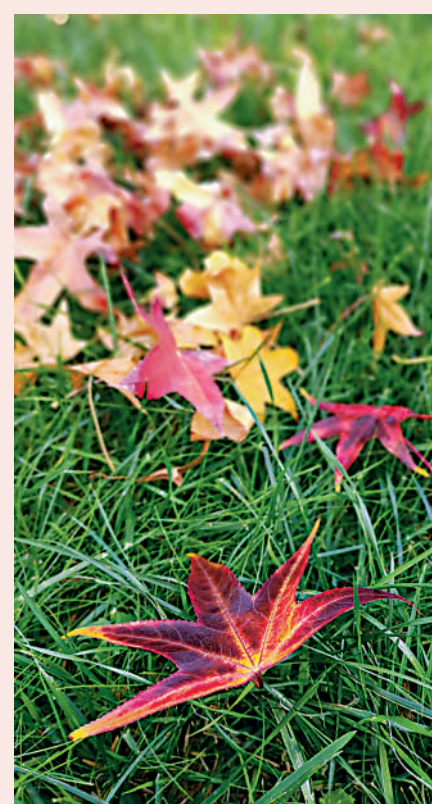
午間日光晴好，抱着瑪絲在庭院裏曬太陽，座椅上搭着牠睡覺的小毯子成一個「小暖棚」，瑪絲趴在毯子下，一會兒舔舔毛，一會兒探出頭張望，看見小鳥松鼠就警覺地睜大眼睛盯着看，身子匍伏，躍躍欲撲。落葉飄然落下，成了貓咪的小玩具，玩得不亦樂乎。玩累了小腦袋靠在人腳邊打個小盹，愜意得很。貓咪的幸福感、鬆弛感就這麼簡單，人只有羨慕的份兒。

認識一種花草後，便會發現到處都是它了。Stanford園區龐大，有山丘森林湖泊，開車好久還沒出園區，果然是全球最美校園之一。校園內，遠遠幾棵又大又美的樹直衝藍天。跑過去拍照，仔細一看——也是楓香樹，長在下沉式的庭院裏，竄上來接近二層樓高，下沉部分是綠的，地面上是紅的。

Palo Alto的Stanford Children Hospital附近有一大片森林，其中有個開放式仙人掌公園，長着各種的多肉，這裏或許是唯一沒有落葉的植物園，多肉開花超乎想像，艷麗異常，只以落葉那般漫卷詩書大寫意。

Los Altos小鎮Georgia餐館紅樹掩映，環境優雅，餐食OK，門外已經點起取暖燈。不遠處的main street，街道兩側全是紅葉樹，一蓬蓬盛開。樹下各色草花，人們在街邊喝咖啡。一路走過，頭頂紅葉，腳下落葉。藍天晴澈，層次分明。

每到一處拾撿落葉，梧桐葉棕色、黃色、黃綠色，大大的像人的手掌；楓香樹葉紅色、紅黃色、黃色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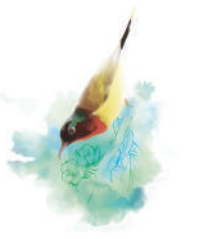
▲滿庭落葉繽紛。 作者供圖

紅黑色，五角對稱精美；五彩的豆梨葉，像是一個調色盤。還有那麼多叫不出名字的落葉，圓形、橢圓形，形狀完美，色彩斑斕，每一片都是一幅梵高、莫奈的畫。

林清玄先生寫過一篇有關楓葉的文章，他上山賞楓時，發現楓葉可裹上蛋白與麵粉，油炸成「楓葉餅」作茶點，每一片，都是整整齊齊的五角星，還隱隱透出色彩。便感嘆這滿山楓葉的美並不在楓葉本身，千里而來，不只是為了楓葉，而是隱藏在楓葉背後那浪漫的心情，是想尋找未知的感動。人生的美麗短暫，好好地活在現前這一剎那，是人最真實的生活。「一剎那實存於心，每在秋天，必會浮現。其他的日子，就像空中隨風飄落的楓葉，風吹過，就消失了。」

可是，一旦打動內心，就不會消失。眼前這漫天楓葉，既入了眼，一定也入了心。

疫中生活瑣記



人與事

魯力

清晨，淡淡的霧像一層輕紗籠罩着大地。「各位業主，開始做核酸了。請業主抓緊時間，來大門口做核酸了。」這幾天早晨，每到六點半，物業主任的喇叭就在小區內響起。我忙爬了起來，穿好衣服，戴上口罩，就趕到小區大門去了。站在門口排隊，吹來一陣秋風，我打了一個哆嗦，有點冷啊。好在人不算多，二十多分鐘就弄好了。這已經是我連續第九天早起做核酸了。真可謂「昨天測，今天測，明天測，天天測，疫情莫測」。

十月下旬，福州開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，連續多天上百例。我住的小區，周圍多個小區被封閉，我們像是被包圍在疫情中的孤島。雖然屬於「無疫小區」，享受綠碼待遇，還可以自由上街。但已經沒有人敢出去亂走，只怕一不小心誤闖了封控區，被轉為黃碼。大家平時都習慣了在小區內散步，看看區裏的花樹，聞聞正在滿園盛開的桂花香味。有的鄰居則細心地除草、剪枝、施肥，深翻土壤，種菜種花，一派耕耘的景色，也成為鄰里們打發時間的一種生活。

儲備物資，操持三餐，已成為疫區中人生活之首要。人只有到了這個時候，才能夠體會到什麼叫「民以食為天」。頭幾天，物資不夠充裕，拌麵、扁肉、水餃、魚丸、肉包、饅頭等，加上麵包、牛奶，成為了一日三餐的家常菜。後來，物資漸漸囤的多了，妻子常會徵求我的意見，「今天中午吃番茄蛋麵？」「吃炒米粉？」「吃咖喱牛腩飯？」餐食逐漸地豐富了起來。由於「樸樸」、「永輝超市」、「美團」上物資供應



▲桂花樹。 新華社

充裕，大部分食品與物資都可以送貨上門。因此，香蕉、蘋果、橙子、柿子、葡萄、哈密瓜等都可以買到。所以，我們三餐後吃的水果從未斷供，每日還是可以吃到青菜。

所謂「無疫小區」，就是對沒有疫情的小區實行的半封閉管控。外人不可以隨意進入小區，進出小區的人員要檢查「健康碼」。另外，小區內住戶所訂購的外賣，不得送入小區，放在門口指定地方由住戶自己去取。因此，我每日的散步多了一個路程，就是要到門口去取外賣。家裏訂購的外賣有時比較重，如一箱牛奶。我的家離小區大門口足足有五百米，對我們這些老人來說，這是一件「艱巨的任務」。正當我望着那箱牛奶發愁時，門口的保安老陳說，「我用摩托車幫你載進去」。有時，我提着外賣正在路上走，鄰居經過常會停下車對我說：「放我車上，我幫你拿進去」。有的鄰居送來了十幾個自產的雞蛋，有的送來幾把自種的菜，有的送來一包花生。這些事情雖小，但只要有心，只要有愛，大家的愛心分量都是一樣的。

對疫情宅家的無奈，有人自嘲曰「上午睡，下午睡，晚上睡，天天睡，睡睡平安」。除了看電視煲劇以外，還有一個樂趣就是在每餐飯後到小區內散步。我會給鄰居老林發個短訊「睡醒了嗎？一起去散步」。於是，我便與這位畫家鄰居一起一邊胡侃大山，一邊漫步在小區裏。小區大樹林立，綠樹成蔭。我抬頭看到了一棵大銀杏樹，這棵樹上的葉子非常多，但它們都黃了，猶如即將邁入老年的人一樣，那是一樹黃色的海洋。柔和的陽光在天空中閃耀着，照在那棵樹上，就像一團金黃色的火把，把疫情中的小區點亮了，把福州點亮了。它像告訴我們：「一世浮生一剎那，一樹菩提一煙霞」。堅持下去，曙光就在前面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寫道：「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貧一富，乃知交態。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」一場不期而遇的疫情，讓小區的幾百人相聚同行，讓這座城市的八百多萬人共渡時艱。

昨天的過去了，明天的還沒來，今天的就要好好的生活。